

陈 申主编

摄影家参考丛书

摄影大师对话录



〔法〕法兰克·霍瓦/著

刘 俐 译

中国摄影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 瑾

责任设计：陈凯辉

摄影大师对话录

[法] 法兰克·霍瓦 著

刘俐 译

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

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邮码 100005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65136125

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开本 1/32 印张 8

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007-394-7/J·394 定价：26 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摄影大师对话录 / (法) 霍瓦 (Horvat, F.) 著; 刘俐译.
—北京: 中国摄影出版社, 2000. 8
ISBN 7-80007-394-7

I. 摄... II. ①霍... ②刘... III. ①摄影-创作-经验
②摄影艺术-艺术评论 IV. J4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8134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图字: 01-2000-2231 号



本书作者法兰克·霍瓦（Frank Horvat 1928—）的这幅肖像，是当今摄影巨擘昂利·卡蒂-布列松（Henri Cartier-Bresson 1908—）替他速写的。这两位年龄相差 20 岁的摄影名家，不但有师徒之缘，亦曾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——“马格南”（MAGNUM）的同事。

原籍意大利，后来迁居法国的霍瓦，在时装及报导摄影的领域上都享有盛名，并且是率先把报导手法带进时装摄影表现的开拓者。

霍瓦在从事摄影之前，曾致力于文学创作。由于如此，他的思考方式及深度，以及对文字掌握、概念的表达，都准确而有力地呈现在这本“摄影大师对话录”（ENTRE VUES）的著作中。

本书法文版于 1990 年中甫一上市，不但引起了摄影界的巨大回响，同时也被其他艺术领域及文化界人士称许为：近年来难得一见的、这么有深度又生动无比的对话录。

我们希望中国摄影界的朋友们，能透过本书的中文版，来重新正视摄影这门艺术的本质；以及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心态及方向。

原繁体字版序

去年9月，我在欧洲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，其中最具有收获的当属在法国南方的图卢兹(Toulouse)之行。

我结识了举世闻名的“水之堡画廊”(Galerie Municipale du Chateau Déau)馆长——尚·杜杰德(Jean Dieuzaide)先生，及其助手费德力·吕帕(Frederic Ripoll)，并一同欢渡了近一周的难忘时光。

也因为吕帕先生的大力推荐，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这本刚刚上市的“ENTER VUES”。吕帕这么说：“这是一本我所读过最有深度的摄影对话录。每一则问题和回答，都触及摄影的心灵底层，并且以一种十分罕见的坦诚方式，告白而出。”

一回台北，我立刻找上帮过我不少忙的老朋友——刘俐博士。刘博士留法十余年，在文学、艺术理论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，是翻译此书最适合的人选了。同时，我也从吕帕先生处得知原书作者法兰克·霍瓦(Frank Horvat)在法国北方的布洛涅(Boulogne)之住所地址，而开始和他联络出版中文译本的事宜。霍瓦先生十分欣慰我们有意将此书介绍给中国的摄影朋友。他答应向版权拥有者——

“那同”(Nathan)出版公司要求：尽可能把版税压低，免得我们负担不起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频频电传书信交涉、协定，终于和“那同”正式签约，获得授权出版“ENTER VUES”的中文版。”“那同”是法国数一数二的大出版机构，本社有幸和他们合作，无疑令我们对今后的发展充满更大的信心。

现在“ENTER VUES”的中文版付印在即，我倒想以读者身份来推荐它：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本好书，并把它介绍给您的朋友们。

最后，我也以出版者的立场说句话：谢谢“水之堡画廊”的杜杰德先生和吕帕先生之推荐。谢谢刘俐博士的精心翻译，当然更要谢谢原著作者法兰克·霍瓦，以及“那同”出版社国际组的负责人伊芙琳·玛蒂(Evelyne Mathiaud)女士。

阮义忠

译者序

这本书是 14 位摄影大师对摄影本质的思辨——摄影作为一种表达媒体不可取代的特质是什么？布列松所谓决定性的一“瞬”，究竟以什么为决定的标准？摄影师与被摄对象的关系是什么？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决定一个摄影师风格的基本因素。

这些严肃的问题却是以轻松的对谈方式书之，由于访谈者霍瓦本身也是一位摄影名家，对他所心仪的摄影家做过认真的观察和思考，而且曾有志写作，比别人多了一份对语言的敏锐，因此总能针对各家的风格，自不同角度切入。他花了四年的时间，巴黎之外，还远涉英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日本等地。除了两位日本摄影家通过传译，其他访谈都以原文进行（再自己译为法文），因此谈论能酣畅尽兴，引人入胜。

书中摄影家活跃的年代，正是霍瓦所说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因为那时照相器材尚未泛滥，摄影师对人的关怀还多于对技巧的追求。他们不曾以艺术家自居，没有虚矫的花招，只诚恳记录所见，或探索这个媒体的各种可能，通过这本书，我们见到这段精

彩历史的切面：其中有他们的怀疑和追寻、困顿和喜悦，更有坚决的信念和不可逾越的职业规范。在今天这个影像嚣张的年代，这些摄影界前辈所表现的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风范特别令人动容。

看完这本书，不禁盼望每一种艺术都有这样一位内行人，不辞辛劳、烦琐，谦逊地去记载同行的努力；用聪明的问题逼他们检视自己的创作信念和动力，这不止是为文明发展留下一页珍贵史料，更是最好的欣赏指引和专业手册。

原书名“Enter Vues”，有访谈、意见交换之意，也可作“瞥见”解。取景框中所见不正是人世百态、宇宙秩序的一瞥？而摄影是“眼光”的问题，以 Vue（视觉）为题，自是贴切，这是一个涵意丰富、饶有趣味的书名，中文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面面顾到的译法，这也是翻译者无奈的“原罪”吧？

刘 俐

作者序

别人问我的职业时，我回答：“摄影师。”这说起来很容易，不像要说：“我是星相家”或“查税员”那么难以启齿，但也不像“雕塑家”或“修水管的”那么清楚，因为我总觉得需要附加些说明，比如：“摄影师跟你想像的不同”或者声明一下：“先要界定一下摄影指的是什么”。

当然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说了也没用。大家都自以为很懂，谁都会拍照嘛（或者让人拍照）。常听人说：“拍个10卷底片，总会有一张好的。”或者：“我在布鲁克林桥上拍的那张照片跟你拍的那张完全一样，只是里面没有人物。”（布巴 E. Boubat 引述语）摄影哲学家则写道：“摄影师的特殊视力不在‘看’，而在适时在场。”（巴特 R. Barthes 语）或是：“没有坏照片，只有比较无趣、比较缺乏意义、比较少点神秘感的照片。”（桑塔 S. Sontag 语）

对一个摄影人来说，这种话实在荒唐。从日常经验，我们也知道，不是光按下快门就可以把相机前面的东西，摄进照片里去的，即使照进去了，也不见得是张好照片。好照片极其希罕，几乎是个奇迹。即使最好的摄影家一辈子也只能照出几十张

(或几百张)，巴特或桑塔之流如何能将它看成一种机械性产物？

我们深觉不被了解，这有时使我们恼怒，可是有时也给我们一种满足感，好像我们拥有一个秘密、我们是一个小教派的圈内人、我们老远就可以嗅出一个同行，即使他没有背相机；只要从他流连的眼光——像在窥伺的猫、机灵轻巧——就认得出来。记得有一次曾坐在一位摄影师的车子里，经过艾特那山（Etna）的墙垛。我并不怎么认识这位摄影师，但是从他在转弯时的迟疑、在眼前出现一棵树或一块岩石时，连续轻踩刹车的动作，使我大有得知己之乐，因为我们俩是以同样的方式在看。

修水管的或查税员之间也许情况也类似，也许不同。摄影人的孤独是很特别的，因为他必须单独面对取景框、单独决定何时按下快门。当然，探索的结果、那决定性的一瞬是可以与所有观赏者分享的。但其他那些瞬间、其他那些不具决定性的上百万个瞬间、所有没有结果的探索，都在我们身上囤积起来，形成我们的孤寂。

分享这份孤寂就是本书的第一个动机。我不是作家，我采用的是摄影的方式：我选择人物——其他的摄影师——我让他们说话、我录下他们所说，然后根据录音带，就像摄影师在样片上所做的：找出重点、删去重复，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突显出来。当然，访谈记录都经被访者过目、修正。

所有参与这项计划的摄影家都是让我有些嫉妒的。当我看一张照片时，我常自问（多少是自觉的）：我希不希望这张照片是我拍的？大多数时候，答案是否定的，或因影像引不起我的兴趣，或因它

太像我自己的作品。但偶而有些作品，我恨不得它是
我拍的，而我知道我拍不出来，因为拍摄者的工
作方式——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——与我不同，我
嫉妒的是这一类作品，我想交谈的是拍出这些作品
的摄影家。

他们之中有些是我很早就认识的：布巴（E.
Boubat）以前每一个星期天都到我家来，用他的魔
术把戏把孩子们逗得乐不可支；谢夫（J. Sieff）曾
与我在纽约共用一个工作室；跟吕布（M.
Riboud）则是为了讨论“马格南”（Magnum）的事
常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碰头；与纽顿（H.
Hewton）则有过一次值得纪念的长谈，他被我说服，
开始试用 24×36mm 式相机；认识莎拉·梦（S.
Moon）是她带着以她为模特儿的资料来给我看，我
非常欣赏，却不得不退还给她：“我没办法拍你，因
为你已经把这行的窍门都看透了。”

其他的一多瓦诺（R. Dosieneau）、寇德卡（J.
Koudelka）、麦库宁（D. McCullin）、鲁宾斯坦（E.
Rubinstein）、滨谷浩、岩宫武二、瓦翁哈（J.
Vallhonrat）、威金（J. P. Witkin）——则是经由
他们的作品而熟识的。与他们共渡的辰光（和反复
重听他们话语的许多日子），使他们也进入我的生命
之中。以后，我在看他们的作品时，耳边必会响起
他们的声音，这对我来说，也许是这项计划最珍贵的
纪念吧！

对布列松，我觉得我没资格说我是他的学生。50
年代末，我们常在“马格南”见面，他不赞成我拍
模特儿（他说：“你得选择，一个人不能同时作报导
摄影和造型摄影”），我没听他的劝告，我照我自己

认为好的方式做,我的彩色照也不是他感兴趣的。但在僭越他的限制时,我觉得并没有离开他的领域:因为我遵循的摄影规范,基本上仍是在倾听他和看他的作品中学得的。他没有参加这次访谈,因为他认为要说的都已说过了(见本书附录:“摄影家索引”),但在这些访谈中,他的影子始终都在,因为要谈摄影而不谈他,是很困难的。他同时答应为本书作一幅我的素描,这也是一种参与。

有些遗漏是我觉得遗憾的:伊文·璠(I. Penn)是我最尊敬的摄影家之一,曾与我长谈,却不愿意将他的话录下来或出版;阿文顿(R. Avedon)要把他的想法留下写自传;我很熟的阿勃斯(D. Arbus)和哈斯(E. Haas)不幸早逝。我还可以举出其他我欣赏的报导摄影家和时装摄影家,但我决定不去找他们,以免常重复报导和时装摄影的问题。

其他的遗漏则是我的偏见。有些作品很受欢迎,但是我不愿拍的,还有我排拒的某些现代摄影的趋势。我选择的人物也表现这个观点:虽然这本书集结的摄影家面貌各异,见解也常不一致,但我相信其中仍有某些相通之点,也划定某些界线。

“真正”摄影的界线?我不敢作如此的断言,也许可以说是一个“黄金时代”的界线。我常想,以上提到的这些摄影家(还有其他一些,如卡帕 R. Capa、史密斯 E. Smith、法兰克 R. Frank、毕秀夫 W. Bischof)有一天会被奉为经典名家。就像其他艺术的经典名家、其他学术的“黄金时代”。他们以一种手工艺者的单纯在工作:只因为新的技术使他们能探索一些尚未被发现的领域,只因为有人对这

些领域感兴趣、而且也有媒体愿意刊载他们拍出的影像。几十年的客观环境也促成他们的探索。如今，这种环境不再。我有幸生为那个年代的摄影家、有幸结识曾表现那个时代的一些摄影家，我希望这本书为此作一见证。

法兰克·霍瓦 (Frank Horvat)

中国摄影出版社摄影家参考丛书

当代摄影大师

——20 位人性见证者

〔台湾〕阮义忠著

当代摄影新锐

——17 位影像新生代

〔台湾〕阮义忠著

瞬间

——普利策摄影奖获奖作品

王景堂编译

摄影构图的最佳选择

〔德〕恩斯特·韦伯著

摄影的特性与美学

〔苏联〕A·瓦尔坦诺夫著

谈美国摄影

〔美〕李元著

摄影名作的诞生

〔英国〕布赖恩·坎贝尔著

摄影美学七问

〔台湾〕阮义忠著

摄影大师对话录

〔法〕法兰克·霍瓦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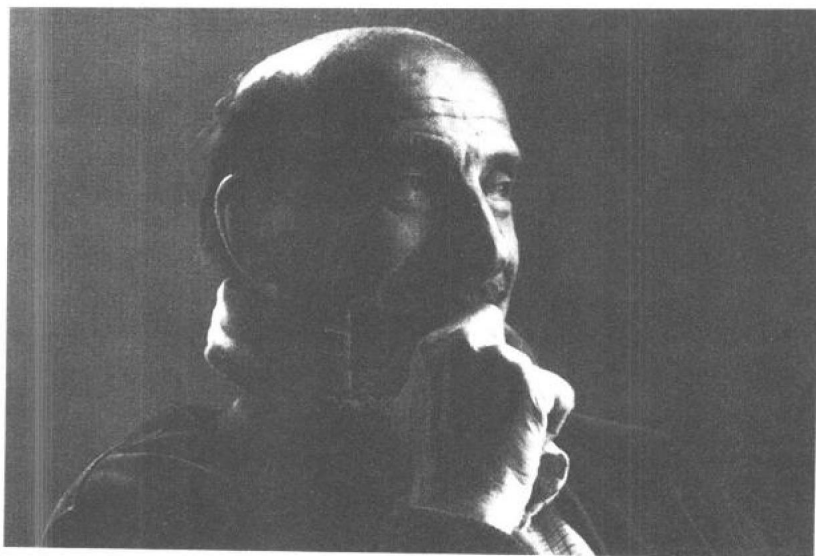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译者序

作者序

- 1 爱德瓦·布巴 (Edouard Boubat)
- 16 赫姆·纽顿 (Helmut Newton)
- 34 莎拉·梦 (Sarah Moon)
- 46 约瑟夫·寇德卡 (Josef Koudelka)
- 60 马利欧·贾科梅里 (Mario Giacomelli)
- 74 伊娃·鲁宾斯坦 (Eve Rubinstein)
- 90 尚路普·谢夫 (Jeanloup Sieff)
- 108 马克·吕布 (Marc Riboud)
- 129 唐·麦库宁 (Don McCullin)
- 146 罗伯·多瓦诺 (Robert Doisneau)
- 161 滨谷浩 (Hiroshi Hamaya)
- 173 岩宫武二 (Takeje Iwamiya)
- 180 贾维尔·瓦翁哈 (Javier Vallhonrat)
- 197 乔·彼得·威金 (Joel Peter Witkin)

- 219 摄影家索引



我认为我们喜欢的摄影作品都是摄影师将自己隐去时拍出的，如果摄影有方法的话，就是这一则了。

爱德瓦·布巴

Edouard Boubat

1923年9月13日生于巴黎，曾在艾斯田工艺学校（l'Ecole Estienne）学印刷及平面设计；1946年开始从事摄影；1951年加入《真实》杂志（Réalité）；1968年以后为独立摄影师，曾在许多国家作报导，偏爱黑白摄影，现居巴黎。

法兰克·霍瓦：我原想将此书命名为《不按快门的艺术》，被别人劝住了。据说这样有碍销路，负面的书名一向不好卖。其实对摄影来说，有什么比负片更重要？你也许会说：“何不说正片？”我知道，你要自己积极，你喜欢人、喜欢旅行，也喜欢说你喜欢这些——你的作品正反映了你的这种态度，我也是积极的，以我的方式，不过我的思考方式稍有不同，我喜欢从反面来界定一样东西。里尔克在他的“悲歌”里说，我们只能从感情的轮廓来了解感情，只能从外面的界线来了解它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先弄清楚摄影不是什么，如果我们能说出我们不要的，也许有助于了解摄影是什么。其实，“界定”本来就是划出界线的意思。

爱德瓦·布巴：你谈到这点很好，我也觉得摄影有如一种寻觅、一种朝圣，或一种狩猎。我喜欢绘画、音乐，但只有摄影能使我从自己走出。如果我现在只有18岁，也许我会去画画，如果我只4岁，我会去搞音乐，但是如果我75岁，我会继续摄影。

霍：你说狩猎，多瓦诺（Doisneau）说是垂钓，这对他来说是很贴切的。我们也可以说摄影就像雕刻——我指的是雕大理石或木雕。它的形状不是雕者塑造出来，而是从他剔舍去的部分中显现的：这也是某种负面行为。

布：是的，在摄影中，除了成功的作品，照片中的东西总是太多，就以我的作品为例——这是今天我们聚会的目的——我相信，从一开始，我的照片就能拍出只有该有的东西。如这张落叶中的小女孩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很模糊，那正是战后，只有这个小女孩，咔嚓！或这张海边抱着孩子的男人，没有多余的东西，他就在那里，咔嚓！

霍：不错，我们在这里是为谈你的作品，但也是为摄影寻定义，或至少厘清一些观念。

布：但我们知道，摄影不止一种，就像音乐不止一种。

霍：当然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每一位大师都发明一种，每一位伟